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輯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輯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惟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謬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事物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矯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為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敍，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于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為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為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為『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為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晏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為之，非晏子為墨學，蓋集晏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晏子書遵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為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啟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用，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乎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枝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探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贍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
論語	儒家	孔子之言行	孔門記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啟諸子爲國學中之典籍

孟子	儒家	荀子	荀卿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楊倞注已包在內</small>
老子	道家	老子	李耳	魏源老子本義
列子	道家	莊子	莊周	王弼老子注
墨子	墨家	墨翟	郭慶藩莊子集解	王先謙莊子集解
晏子	晏嬰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孫詒讓墨子閒詁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
尹文子	名家	墨翟	張湛列子注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
尹文	名家	晏嬰	孫詒讓墨子閒詁	注係僞託
錢熙祚校尹文子者	錢熙祚校尹文子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small>又名沖虛至德真經 有真有僞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small>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慎子	法家	慎到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孫子	兵家	孫武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呂子	兵家	呂不韋	孫子十家注 <small>魏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呂子雜家	吳起	吳子	高誘注呂氏春秋
賓客輯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爲此篇無妄太公作或又稱黃帝作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爻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弢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僕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鶡冠子

稱楚人以鶡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字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鲋作末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模孔誠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領之。大凡造偽書者，非爲名，即爲利而已。蓋作偽者，知已之與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即可因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偽，從而印行，此偽書之所以多也。而乎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注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曾言：世人貴耳賤目，重鶴輕雞，即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偽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閻百詩作古文尙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禍及棗梨，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損於虛耗，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 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尚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擎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之好惡而遂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六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澌滅也。降及唐宋，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拘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壬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問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尚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擎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一	續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為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苟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雖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為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為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北 顏之推	三 七	此書為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為代表。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著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僞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
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其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義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即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倣論語，又贊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括蒸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黃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儿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詬謔橫生。擴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數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惊以未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數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傳。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舊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證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此乃

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大其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江陰趙巒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震槎客吳縣朱奐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墉金匱輯校）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圈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末錢大昕跋。見攷見證校勘補遺一卷。案

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圈。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故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歧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純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熙甯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本同康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攷證此卽因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甯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茲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致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齒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濶齋手錄呂錢一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敍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見致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